

收获

2016年
文学排行榜作品选

中篇小说卷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◎编

收获 2016年
文学排行榜作品选
中篇小说卷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◎编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2016年收获文学排行榜作品选. 中篇小说卷 / 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编. -- 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17.5
ISBN 978-7-5354-9580-8

I. ①2… II. ①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7370号

责任编辑：周 聪 黄立娟

责任校对：陈 琪

特约编辑：吴 越

封面设计：回归线

责任印制：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：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：430070

发行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：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：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：26.75 插页：2页

版次：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371千字

定价：39.80元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27—87679308 87679310）

（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）

中篇榜专家评语

1. 《李海叔叔》尹学芸

《收获》2016年第1期

赵月斌：两个平常家庭，两代人的漫长“交情史”。通过“我”回溯勾连，讲述了两家人微妙的情感联系：双方各有隐衷，相互依存，“我”家从李海叔叔那里获取精神的支撑，李海叔叔则从“我”家得到物质接济，这种以实物换虚空的不对称关系维系多年终于瓦解，绝交，绝情，以至老死不相往来——李海叔叔和“我”父亲果然至死不再相见，下一代却又因缘巧合，再度相逢，重新谅解过往，重新认识当下……小说之所以打动人在于它的实实在在，取材的实，叙事的实，情感的实，所以尽管它近乎平铺直叙，文本结构平平常常，读起来却结实贴心。

张定浩：笔力沉稳雄阔，收放开阖自如。写尽人世种种微薄的艰难，与微薄的善良。

金理：尹学芸既有超强的写实能力，又不断契入人性深处，辨析纯朴、纯净的情感如何发生扭曲，而且是在人与人之间的“合谋”中。小说也启发我们去深思，这幕悲剧的发生，到底是源于“人性之曲木”无法根治的顽疾，抑或特殊历史年代的催逼？

2. 《我看过草叶葳蕤》孙频

《收获》2016年第3期

何平：未来将会证明，《我看过草叶葳蕤》是孙频的重要转型之作。能否将“饮食男女”归为文学中的一类永恒话题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，《我看过草叶葳蕤》无疑是有关这个话题的佳作。小说用极为精致细腻的语言描写了男女间的小风月，只是这“小风月”在“大时代”的衬托下显出了不同的味道，颇有以离合之情，写时代之变的意味了。“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节日”，男主人公李天星碰巧把两代人的“节日”都赶上了，这“节日”并非为了庆祝与纪念，它只是一个群体在一个特定时代焦虑地“狂欢”，这“狂欢”的背后是巨大的空虚与孤独，向情欲靠拢并非出于放纵，而是为了化解空虚。小说深刻揭示出个体存在的困境：在大时代中，渺小的个体只能随波逐流。

3. 《风中事》张楚

《十月》2016年第4期

吴玄：张楚的《风中事》叙事很扎实。小说从台风“小仙妮亚”即将登陆某滨海城市写起。警察关鹏身边前后相继的三个女人仿佛“女人”的三个阶段：涉世未深、尚是小女孩时，千山阅尽、修炼成“精”时，以及与他阅历相当、恰是充满烟火味的“人妻”时……关鹏的恋爱是“风中事”的叙事主线，他发小的故事、他父母在他恋爱时的隐现是辅线。关鹏是城市中的一个平常人。平常人的生活中，最张扬人性的无过于恋爱了。张楚便是通过这些来写城市中一个平凡人的生活。这故事没有宋小词《直立行走》那么强的批判性，着重从寻常生活的角度去理解一个普通人的欲望和要求，是一部精彩的小说。

4. 《营救麦克黄》石一帆

《芒种》2016年第6期

吴玄：石一帆这篇小说《营救麦克黄》给人“大匠运斤”的感觉，文字从容不迫。前段，救狗前对一群年轻的“准上流社会”人物的描写非常自如、形象，笔带微讽的“春秋笔法”十分突出。后段，关于“虐狗”情节的设置非常逼真，结尾揭开包袱，原来“虐狗”是假，而借此也对两位女主人公各自的人生态念作了反思。

5. 《空色林澡屋》迟子建

《北京文学》2016年第8期

吴玄：这篇小说像是一个传说，又像是现实生活中会发生“应然”的事。小说存在于“虚”与“实”之间，结尾更造成了“桃花源记”般的效果，这“空色林澡屋”是杳然难寻了。小说写到的一个面相丑陋的女人在青年、中年、老年的三个阶段与人发生亲密接触的三段关系，充满着边地人们（不同于礼法相对森严的汉族）在情爱、人与人关系上发自内心的自由色彩。而女人晚年开澡屋、为人洗澡的故事，初听之下觉得特别，而小说并未对此作解释和分析，直接让其在小说世界中被自然地接受，这让小说具有了特别清新自然的风格。

6. 《父》陈希我

《花城》2016年第1期

何平：陈希我的笔下，“父”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象征，“父”是一个伦理意义上的称谓；“父”是上一个时代投射下来的巨大暗影；“父”代表了权威与秩序；“父”也隐喻了独裁与强权。“父亲”是蛮不讲理、骄

横霸道的长辈，“父亲”也是孤独寂寞、抑郁难平的老人。小说呈现了一出亲人间惊心动魄的人性战争，在整个血缘家族内部，没有冷酷狠毒的恶人，只有各有难处的无辜者。小说在上演人性战争的同时，还深刻梳理与分析了“父亲”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时代环境。从“中心”到“边缘”，从壮年到暮年，从“主人翁”到网络热词，“街头暴走”“广场舞”是否能理解为是“父亲”这一代人缓解被抛弃与被遗忘的焦虑的方式？“父亲”最后颇具“革命浪漫主义”气质的离家行为，头脑中纪实与虚构的错乱，又能否理解为父亲想去“中心”寻找他的青春，理想与乌托邦呢？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焦虑，“父亲”的死亡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落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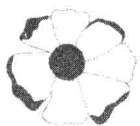
7. 《封锁》小白

《上海文学》2016年第8期

金理：小说中出场的任一元素无不与读者阅读期待中的“历史真实”丝丝入扣，但小白又是以文学的力量在自由搭造一个舞台，且融入其对政治与人性的体悟，全篇读来引人入胜，这是“智性写作”的典范。

何平：上海方言、爆炸案、密室审讯、抗日锄奸、小说家……这些元素无疑让《封锁》成为一篇极具可读性的小说，如果小说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，那它只是一篇畅销的通俗读物，而不是能让人“情灵摇荡”的“文学”作品，好在《封锁》没让人失望。小说层层嵌套，最外层是传统的“侦探小说”——保持小说的速度，设置悬念，这是作者与读者相互关联的世界；中间层是叙述者“我”作为案件旁观者与记录者的行为与内心活动——这是关联各类人物，展现小说具体情境的世界；最里层是鲍天啸的小说世界——虚构的小说与现实的锄奸行为构成了暧昧的互文关系。纪实中夹杂着虚构，虚构的小说，虚构的女人，被“生硬”地掺入纪实的叙事中，造成了叙述的“延宕”，也造成了陌生化的效果。作者并没有“沉迷”于玩弄文学技巧，对于人性的揭示一样深刻，结尾处“那些人后来都受了勋，升了官”可以比肩《包法利夫人》的结尾“他（奥梅）新近膺获了十字勋章”。最后说一句，“鲍天啸”是“鸳鸯蝴蝶派”代表作家包天笑姓名的谐音，姑且算作者将“互文”贯彻到底吧。

张定浩：扎实的历史细节，严密的思维逻辑，迥异于时下诸多胡编乱造的小说，在文坛一片“现实比虚构更有力量”的叫嚣中，重现虚构的力量和小说家的智识尊严。

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|
| 001 | 李海叔叔 | /尹学芸 |
| 054 | 我看过草叶葳蕤 | /孙 频 |
| 100 | 风中事 | /张 楚 |
| 145 | 营救麦克黄 | /石一枫 |
| 197 | 空色林澡屋 | /迟子建 |
| 229 | 父 | /陈希我 |
| 284 | 橙红银白 | /旧海棠 |
| 318 | 雉 面 | /肖江虹 |
| 376 | 直立行走 | /宋小词 |



李海叔叔

尹学芸

1

那个黄昏，李海叔叔毫无征兆地来了。他把电话打到我家里，让我到北外环去接他。我是骑车去的，回来时，李海叔叔是跟我走回来的，我一路几乎没怎么跟他说话。他这是第一次到我自己家来，路上絮絮地告诉我，这座县城他曾经无数次地路过，但从来没有停下脚。我懂他的意思。县城西边的那条道是国道，是山里下山时的必经之路，一直朝南走，就到我的老家罕村了。叔叔无论说什么，我都没有吭声。好在叔叔并没有减少说话的兴致，他倒背着手，优哉游哉地走，夸外环的路修得好，绿化也不错，都快赶上承德了。就是最后这句话，让我心里硌硬了一下。我气鼓鼓地想，你儿女都在承德，承德的虱子就都是金眼圈。不得不承认，我当时促狭得毫无道理。原因只有一个，眼下的李海叔叔，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。

叔叔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陪父母斗小牌。一岁多的女儿在摇椅里睡觉，被电话铃声惊醒，烦躁地大哭起来。听说李海叔叔已经到了城北，父亲把手里的纸牌横着丢在了桌子上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干啥来？”父亲的意思是，你没有必要来，这里没有人想你。或者，你根本就是不知趣，来得实在多余。父亲的情绪影响了我，父亲不喜欢的人也很难让我喜欢。所以陪叔叔走的这一路，我都打不起精神。

来到楼下，叔叔问我住几楼，我说住二楼。叔叔仰头往楼上看，说一楼脏，二楼乱，三楼四楼住高干。我说，有房子住已经不错了，还管他住几楼？到了我家里，母亲还有一丝热情，给叔叔沏茶，端水果。父亲则坐在床边，望着窗外，一直都没怎么正眼看叔叔。叔叔跟他找话说，父亲就

一哼一哈。这种尴尬叔叔显然是心知肚明，但他毫不在意。晚饭就是棒子面粥，没有因为李海叔叔到来而稍有改善。这也是父亲授意的。叔叔一边喝粥一边说，自己的五个孩子都出息，大女儿海棠一个夏天就买了五条裙子。她工作在保安公司，属公安局管。大儿子自贡工作在政府机关，很快就要提科长了。最小的儿子自奋也顶替他去了矿上做钳工，跟煤黑子一点边儿都不沾。去苦梨峪问问，一家五个孩子都在外工作的人家有没有，一个都没有！只有我李海一家！叔叔说得激动，两只眼球按捺不住要跳出眼眶。叔叔无论说什么，都没人接下言。父亲、母亲和我，以及我的女儿，我们都在各行其是。叔叔的声音就像锯条切割木头有种撕拉声，那种声音从他伸长的鸡皮包裹的喉咙里冒出来，听着那叫一个凄切惨淡。叔叔就像独角戏演员，没人喝彩依然演得十分卖力气。孩子哭着要吃奶，我有些难为情。但我的难为情母亲不懂，把孩子往我怀里塞，孩子像小猪一样往我胸前拱，我心一横，把衣扣解开了。

房子只有二十九平方米，一大一小两间。里间我们一家三口住。外间兼作客厅，有一张折叠沙发，夜里放下来安顿父母。晚上十点叔叔也没有要走的意思，即使父亲话里话外一再暗示这里没有他的容身之地，外面不远处就有旅店，但叔叔置若罔闻。没办法，我和爱人各奔单位，把床让给父母，父母把沙发让给了叔叔。转天早晨我来给孩子喂奶，发现叔叔已经走了。县里的医院新进了一台CT机，这种机器据说只有北京上海的大医院才有。叔叔从河北的某个山村来我家，就是听说了这台新机器，他是专门来照CT的。

“他没有病却来照CT，看来是钱多烧的。”父亲气哼哼地总结。

母亲说：“你桌子上的那本书有用么？你叔叔也不问价儿，临走直接装进了包里。”

我确认了是一本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集，书名叫《希望之星》。首篇是我的《难得浪漫》，写这些年的情感经历。还真是巧，里面的一段内容，写的是我和自贡哥似是而非的故事。

母亲唠叨说：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还是把别人的家当成自己的家，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。一点变化也没有。”

我看见父亲“横”了母亲一眼。他不愿意母亲谈起这个人。

我赶紧说：“那本书我还有，他拿走就让他拿走好了，不耽误事的。”

叔叔来我家的事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了哥哥和姐姐。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问，叔叔是空着手来的？我说，是空着手来的。哥哥说，他没有带兜

子？我说，他没有带兜子。姐姐问，他没有给孩子钱？我说，他没有给孩子钱。他们就在鼻子里哼了声。我们这边的风俗，久不上门的客人是不兴空手的，就像初次遇到从未谋面的小孩子要给看钱一样。当然，哥哥姐姐所说的兜子还不是这个意义上的，这一点，我在后面专门会讲到。那个时候，叔叔大约已经有四五年没有跟我家联系了，如果不是他主动来，我们差不多都把他忘了。

他成为一个话题在我们嘴边挂了一段时间，后来，终于不再提起。

2

关于李海叔叔的故事，实在是太漫长了。

我最早的记忆，是六岁或者七岁那年害眼病，在炕上躺着。父亲上窑回来，在院子里喊，来客了！来客了！

父亲嘴里的喜气，把全家人都调动了起来。哥哥担起水桶去挑水，母亲和面，姐姐烧火。然后是咣咣擀面条的声音。我在屋里就能听见一家人热火朝天。我的两只眼都被药膏糊住了，父亲让我喊叔叔，我坐起来，举着脑袋睁眼瞎一样喊了声，却没看清叔叔长什么样。叔叔拍了拍我的头顶，在炕上撒了一把糖，我摸到了一颗剥开放进嘴里，真甜。

那种奶香味，一直甜了我好几年。

这顿饭，只有父亲和叔叔两个人上桌子。事后据姐姐说，母亲只下了两个人的面，多一口的富余也没有。面条是姐姐擀的。父亲和叔叔吃完，盆里就只剩下井拔凉水空空荡荡，还有寸把长的一截面条漂呀漂。姐姐说，断条了，面还是有点软。母亲说，是煮的时候绕到了箅篱上。叔叔连说捞面好吃，擀面、切面、煮面的工夫和火候都恰到好处，吃到嘴里滑溜却不失韧性，是他吃过的最好的面条，比矿里的食堂做得好。这在当时简直是最大的赞美，想想吧，姐姐擀的面条好过矿里的食堂。那可是个大矿，有两千多口人。姐姐做的面条居然能打败那么多人，想不自豪都难！叔叔还特意赞扬了那卤，炒了两个鸡蛋放到炸好的花椒油里，那种香味简直要把房盖顶了去，不好吃才怪！

母亲对姐姐说：“你叔叔夸你呢。”

姐姐的得意似乎就在脸上挂着，说：“叔叔爱吃我擀的面，以后常来。”

叔叔说：“那晚上就再擀一次吧。”

姐姐高兴地说：“好！”

晚上的面条，母亲又减了一半的面。母亲和面的时候，父亲就去菜园子里给烟叶打尖儿。不打尖儿的烟苗就往高里蹿，长得像树一样。饭熟了叔叔却不肯上桌子，说要和大哥一起吃。“大哥”就是我的父亲。母亲说，你大哥在菜园子里干活呢。叔叔问菜园子在哪里，母亲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在甜水井边上呢。”

叔叔说：“我去找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不认识路。”

我从炕上爬了起来，自告奋勇说：“我认识路，我带叔叔去。”

说来也怪，叔叔没来时，我的眼睛肿得像烂桃一样，啥也看不清。这种情况已经有两三天了。叔叔来了一天，我吃了三块奶香味的糖，眼疾也大好了。叔叔牵着我的手，往菜园子方向走。我发现叔叔高身量，白皮肤，重眉大眼，大背头一根不乱，穿一身毛蓝色的中山装，完全是一副干部派头。从打看清了叔叔，我就喜欢上了他。甜水井是我们这一条街的饮用水，哥哥挑水就来这里。路过几户人家，我话痨一样介绍这家人叫多头，那家人叫二灯，都是我要好的小伙伴。还说甜水井的井壁上有麻雀窝，有一天，我亲眼看见一只小麻雀从里面飞了出来，却不敢飞回去。小麻雀在井沿上喳喳地叫，等来了它妈妈大麻雀，大麻雀张开翅膀把它抱走了。这边有甜水井，那边就有苦水井。苦水井洗头头发是黏的，用梳子都梳不开。但队里的牲口不怕苦，它们统统喝苦水井里的水，喝得咕咚咕咚的。我也不知道我说的话叔叔爱不爱听，我不太好意思看叔叔的脸。他也实在是太高了，站在我身边，像一棵树一样。

父亲从老远的地方看见我们走过来，就用握着一把烟叶的手往回轰我们，说你们先去吃饭吧，我干完了活再回去。叔叔说，我跟大哥一起吃。父亲看着一大片烟地说，你先去吃，你先去吃。我干完还得等一会儿呢。叔叔就牵着我的手回来了。桌子上他一个人吃面条，又把那只盆子吃得空空荡荡。叔叔打着饱嗝坐在炕沿上抽烟，我失望地小声对姐姐说：“以为面条能剩下一些呢。”姐姐说：“馋了是吧？馋了就咬嘴里子。”我愤怒地叫了一声：“姐姐！”“咬嘴里子”的话，差不多就相当于骂人了，意思就是吃肉，也就是自己吃自己。姐姐这话说得足够刻薄，一下子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羞臊。

果然，父亲回来天都大黑了。父亲蹲在屋檐底下吃饼子。那饼子是白薯面和棒子面的混合体，黑乎乎的，一股霉腥味。我对那个味道深恶痛

绝，手里掰碎了，却不愿意往嘴里填，饼子渣落在了地上。母亲毫不张扬地打了我一巴掌，看上去是虚晃了一下，其实手上是用了力道的，因为母亲的嘴角使劲扯了一下。若是往常，我会气得哭一场。姐姐就管我叫“哭吧精”，说我眼窝子浅，动不动就长泪短泪。但眼下，一切看在叔叔的面子上，我忍了。父亲三口两口就吃完了一个饼子，又举起一大碗稀粥喝了个精光。我呆呆地想，父亲为啥不早回来呢，早回来就可以跟叔叔一起吃面条了。父亲喝完粥，手拿空碗又发了一会呆，暮霭像纱帐一样笼罩了他，父亲黧黑的脸孔失去了柔和，眉目逐渐变得模糊了。

我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。

爷爷在饲养场喂牲口，常年吃住在那里。父亲把碗递给母亲，说我和李海先去饲养场。母亲应了声，把碗放到锅台边上，边走边用围裙擦手，来到了鸡窝旁。母亲蹲下身去，伸手就从里面掏出只公鸡，把两只翅膀掀起来叠在一起，给了父亲。父亲提着公鸡和叔叔先后走出了院子，到了外面，两人就肩膀并了肩膀。事后我才知道，那一晚父亲和叔叔到爷爷面前去行了跪拜礼。大礼过后，他们就成了结拜兄弟，理所应当叔叔就成了爷爷的亲儿子。

两个人回来时，脸上的笑意都藏不住，一黑一白两张脸都冒着一种圣洁的光。若干年后我仍然想不好如何形容这种表情，我只能说，他们的那种笑容真的有些神圣。是那种羞怯的、含蓄的、隐秘的、温暖的种种元素，同时出现在两张丝毫不一样的面孔中，那种感觉，除了神圣，还是神圣！

父亲在屋里宣布：从今天开始，李海就是你们的亲叔叔！

母亲正倚在墙柜上纳鞋底，听了这话，脸上的笑容突然也变得神圣了！

母亲热切地说：“那敢情好！”

我和姐姐在炕里边坐着，倚着被垛。我有些不明白，悄声问姐姐：“老叔是不是爷爷的亲儿子？”

姐姐撇着嘴说：“当然不是。”

姐姐大我七岁，基本上她说什么我就信什么。父亲兄弟两个，爷爷也是兄弟两个。爷爷的弟弟我们叫二爷爷，家里没有孩子。听母亲说，二奶奶曾经生过一个丫头，起名领弟。意思是，领来一个弟弟。可领弟不仅没领来弟弟，连自己也没保住。二奶奶信鬼神，常年偷偷在卧室的里间磕头烧香。领弟从小就胆子小，有一天晚上出去解手，据说看见了通天扯地的

大白人，结果把自己吓死了。二爷爷从打新中国成立就在村里当干部，如今已经当了二十多年。二爷爷家拖累少，是我们这条街上最富裕的。老叔和老婶不待见爷爷奶奶，总往二爷爷家里奔，后来干脆两家并成了一家。吃食堂的时候，二爷爷家的粮食吃不完，我奶奶饿死了，我爷爷饿得全身浮肿，也没能得着二爷爷和老叔的照应。埋葬奶奶时，老叔像外人一样在人圈外看热闹。他对别人说，他要养着二爷爷和二奶奶，和我们这个家没有关联了。这些历史从父母嘴里传了下来，都快成传说了。

所以姐姐说老叔不是爷爷的亲儿子，我果断相信了。

姐姐悄声说：“李海叔叔才是爷爷的亲儿子。他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，又喝了滴了鸡血的酒，李海叔叔就是亲的了。”

我问：“如果不喝滴了鸡血的酒，会是亲的么？”

姐姐说：“当然不会。兄弟有相同的血，才会是亲的。否则，即便李海叔叔管爷爷叫爸爸，他也不会是亲的。”

我确实难以置信，问：“李海叔叔叫爸了么？”

姐姐说：“当然叫了。他是爷爷的亲儿子，当然叫爸了。”

我立刻热血沸腾，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似乎雀跃起来。我那么喜欢的李海叔叔成了爷爷的亲儿子，我的亲叔叔，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了！

我问姐姐：“你高兴么？”

姐姐说：“当然高兴！他下次来我还给他擀过水面，把面和得硬硬的！”

我想起了奶油味的糖果，心里有点沮丧。姐姐能给李海叔叔擀过水面，我能给李海叔叔做什么呢？李海叔叔的糖，让我分给了好几个小朋友，你可别以为我会一人给他们一块，我没有那么大方。我是把一块糖咬成许多瓣，最小的那一瓣，大概比芝麻大不了多少。

几年以后，李海叔叔第一次到我家来的时间，在我们家曾经引起过争论。爷爷说一样，父亲说一样，哥哥说一样，姐姐说一样。他们各有各的参照。比如，爷爷会说，队里枣红马下驹那年，枣红马喝了鸡汤么。父亲说，我那年上窑地，挣了四百五十块钱。姐姐说，一天做了两顿过水面，这样的日子从来没有过。哥哥说，我是不是那年买了上海全钢手表？没人征求我的意见，其实我也有一肚子话想说。只不过，大人说话我老也插不上言儿。一家人在那里争论不休，母亲端着簸箕进来了，把一簸箕玉米棒子“哗”地倒在了炕上，我们一齐动手，创的创，搓的搓。母亲说，那年

大旱，队里每人分了十二斤麦子，我们全家才分了七十二斤。大家一下子不言语了。母亲说的是对的，那年叔叔临走时，把几斤白面刹到了自行车的后座上，怕不牢靠，找了长绳子五花大绑。

母亲是个特别能算计的人。只有那一年，我们家的麦子没有吃到年对年。

3

叔叔给父亲做过三个月的徒弟，他们是在窑厂认识的。

父亲每年春天，都要去河北那一带的窑厂做短工。父亲有打砖坯子的手艺，每月能摔出一万多块。而像他一样的手艺人，能摔出七八千块已经不错了。据说父亲在那一带有着很高的知名度。父亲每年出去务工，都要请大队会计吃饭，然后请小队队长吃饭，因为他要带着大队的介绍信和小队的请假条。这两样，都需要加盖公章。每年请人家吃饭都像过鬼门关一样，好酒好菜预备了，还唯恐人家不来。人家答应来，也不会来得痛快，要三请四叫才行。虽然父亲挣的钱大部分要交给生产队，再由生产队记工分，但毕竟还有剩余。你能用手艺挣活钱儿，这在当时，是遭嫉恨的。

有一天，窑主来找父亲，说从今天开始你带个徒弟，叫李海。是附近矿上的“右派”，来窑厂改造的。父亲问窑主啥叫“右派”。窑主说，他也说不准，反正不是什么好人。父亲问“右派”做了啥坏事。窑主说，他疯狂反对毛主席。父亲立时仇恨满腔，咬着牙说，那就让他来吧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

窑主有点不放心，说你就把苦的累的活计交给他干就行，还别把他累坏了。矿里说了，他是八级钳工，还得随时去矿上干特殊任务呢。

父亲与李海叔叔一见面，就觉得他不是干苦力的人。那样的高挑个儿，那样白净的皮肤，衣着那样整齐，哪能一天到晚跟泥水打交道呢？父亲听窑主说，李海这样的钳工，整个松山煤矿也没几个。所以他虽然是“右派”，却是个牛“右派”。在矿上，都敢倒背着手走路。平时这样走路的一般得是矿长级的人物。父亲佩服有本事的人，所以见了李海的面，就把他疯狂反对毛主席的事忘了。李海叔叔拿铁锨要锄泥，父亲马上把铁锨抢了过来。父亲说，你一边坐着就行，活不用你干。

坯场附近有草棚，李海坐在那里抽烟。也给父亲卷烟，点火，吸一

口，然后插到父亲的嘴里。李海叔叔的卷烟纸，都是成条的，白的，寸把宽，一叠一叠的。不像父亲的卷烟纸，白报本，报纸，马粪纸，赶上啥是啥。父亲的两手都是泥，若是往常，父亲每天最多能吸两三支，洗手要跑很远的路，父亲也不愿意耽搁时间。否则那一万多块的砖坯，哪里摔得出来。砖坯是青砖没进窑烧制前的叫法，因为是纯粹的黄黏土，砖坯光亮齐整，码上去简直严丝合缝。自从李海叔叔一来，父亲多了帮手，反而降了速度。父亲有时一天能吸二十几支烟，吸得那叫一个心满意足。

李海叔叔爱说话，这也是父亲降了速度的主要原因。父亲要从草棚的方向往远处摔砖坯，一行四块，像排兵布阵一样。可如果离得远，就听不见李海叔叔说话了。为了能听见说话，父亲总是在拐过来时多耽搁一下时间。父亲听得很认真，是因为李海叔叔说的话他都觉得新鲜。李海叔叔先说自己是怎么当上“右派”的。厂里中层干部开理论学习会议，李海叔叔用一只烟头烫报纸。烟头燃尽了，李海叔叔把报纸拿了起来，被人发现报纸背面的主席像，正好被烟头烫出了个洞。父亲听得直打冷战，李海叔叔却像没事人一样。他说烫的是报纸，又不是活人，有人也许拿着报纸就去擦屁股了。厂领导找他谈话，说多亏这是在内部发现的，内部处理，你就当个“右派”算了。若是被人宣扬出去，你就得蹲大牢，吃枪子。哪有当个“右派”这么轻松简单。

松山煤矿两千多人，出了三个反革命，“右派”却只有李海一个，还是矿里自己定的。矿里的领导告诉他，按罪行，他也应该是个反革命。可当时矿里正在搞一项技术革新，事关安全生产，正干到半截上，若真把他抓起来，任务就完不成了。所以给他好歹安个名目，到窑地来避风头。李海自己也说，要不是这个安全生产的任务，他估计该戴手铐了。

李海叔叔还爱谈他的家事。他在石家庄上的技术学校，考学的时候，他是年龄最大的学员。中专毕业，顺便也把城市姑娘马爱花搞到了手。马爱花在书店卖书，李海叔叔就每天到书店看书，其实一本书也没看下去，他的眼睛，始终围着马爱花的身影转。岳父岳母都以为李海叔叔是承德市里的人。他们私下商量说，远是远了点，城市小了点，但风景还不错，皇帝都愿意到那里歇着，将来咱们也可以到那里去当皇帝。既然姑娘乐意，那就把她高高兴兴打发了吧。结了婚才知道，李海叔叔的家在山沟里，离承德还有两百多里的路程。关键是，李海叔叔被分配到了松山煤矿，离石家庄也是十万八千里。等于是，哪都不挨哪。马爱花的工作关系转不过去，叔叔给她出主意，让她辞职。结果马爱花偷偷把工作辞掉了。这下岳